

愚

谷

文

存

愚谷文存卷之九

海寧 吳 璠 槎客

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

蘇文忠公自熙寧元祐兩涖吾杭其德惠之被于民也甚大當時浙人家有畫象飲食必祝且生爲立祠至於今雖婦豎無不知有東坡先生者顧生祠遺址旣莫可攷春秋僅合祀於湖上四賢祠而未有專祠以妥公之靈不誠一闕典也哉今杭嘉湖觀察錫山秦公在任數載勤政愛民興廢舉墜敦教化勵風俗其實心眞志蓋深有契于文忠之爲人者嘗以暇日偕僚友道湖上相

度爽塏率先解俸爲文忠築專祠孤山之麓役不藉民
工趨若驚不逾月而訖事落成之日都人士欣躍駿奔
以爲七百年之墜典得我公而克舉竝請公文記其緣
起勒諸樂石以昭示無窮竊以今年春二月三日與梁
溪華秋查郡丞桐鄉金鄂巖比部同謁祠下秋查卽記
稱董是役者也祠前臨浩淼背枕崇岡煙巒環其左竹
柏帶其右庭宇脩整楹桷煒煥有樓可憑有室可憩洵
棲神之勝境將爲明聖湖畱千載不刊之迹豈直舉七
百年之墜緒而已昔李方叔祭文忠文曰皇天后土鑒
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環萬古英靈之氣竊謂斯祠

之建將文忠英爽實式馮焉抑鄙意更欲慎選文忠昔
日同官僚佐之賢配食于祠儻亦所謂禮以義起者與
蓋文忠立朝志節忼慨直言讜論都與時忤迨一麾出
守於凡同官僚佐契誼交融唱酬浹洽者大率正人君
子不能安於朝位卽幕職下僚苟有殊才異能靡弗進
而與之討論民瘼如救荒治河闢葑田避浮山六井畢
濬三圃皆空文忠固不欲尸其功要不無從集衆思廣
忠益中得來爰檢閱文忠全集傷參記傳擇其可錄者
得三十有四人略係小傳于官職姓氏之下以請于公
設爲木主祔祀別室庶幾後之瞻謁斯祠者想見一時

賢才之盛雖百世下益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夫

蘇文忠公祠從祀諸賢傳略

兩浙轉運使兼勸農使葉公溫叟

字淳老西安人與文忠相視新河公詩所謂勸農使者非常人也案溫叟雖有分擘僧牒不均爲公所劾然與同僚相視新河其勤要不可沒故樂城草溫叟度支告云儒推吏術有聞於時

兩浙兵馬副都監劉公季孫

字景文祥符人文思院左藏副使兩浙兵馬副都監駐劄杭州文忠至杭適連歲災歉嘗密令季孫

沿途體訪淫雨風濤之害詳公乞預備救飢狀季
孫九工詩有橫槩集文忠集中多倡和之作

杭州轉運判官張公瑞

字秉道安陸人文忠請開石門河狀云與轉運判
官張某同相視新河又乞預備濟荒狀頃淫雨風
濤之害瑞常潤還言目覩吳江八尺人家漂沒云
又有與葉溫叟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次
秉道韵詩

杭州節度推官李公佖

邑里未詳文忠有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月

畱風水洞唱和詩詳烏臺詩案

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公遵彥

字之邵舉進士以左朝奉郎判僉書文忠乞擢用
程遵彥狀稱其學問文辭兼篤孝行

杭州觀察推官呂公仲甫

字穆仲文穆公蒙正孫

提點兩浙刑獄莫公君陳

字和中吳興人嘉祐二年進士從安定先生學與
文忠同年文忠有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詩後罷
與知州差遣以先不受理章惇強買民田事也詳

續通鑑長編

提點兩浙刑獄楊公傑

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進士歷禮部員外郎詳宋
史文苑傳

提點兩浙刑獄王公瑜

字忠玉洛陽人知蘇州事晦姪尋改刑部員外郎
詳續通鑑長編樂城集有王瑜京西提刑告

提點兩浙刑獄馬公城

字忠玉在平人咸淳臨安志元祐五年八月宣德
郎馬城自提點淮南西路刑獄改兩浙路提刑

杭州知州事沈公立

字立之歷陽人第進士歷右諫議出爲江淮發運使知杭州嘗蘇湖水時歲飢民艱食縣立法不善立使民自稱貸俟稔官爲責償民賴以全活又著茶法要覽以弛茶禁召爲戶部判官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陳公襄

字述古侯官人以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知杭州爲政多慕古循吏風愠喜不形于色撫循士民興學校親爲之講解浚六井與文忠唱和尤密餘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楊公繪

字元素綿竹人少舉進士上第除諫院役法行陳
十害罷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
制再知杭州卒繪爲吏敏強主愛惠一出於誠爲
范祖禹所知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蘇公頌

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立朝有德量爲富弼所稱以
祕監進銀臺司選知杭州值吳越洊飢嘗釋繫囚
百餘使各營生以償夙負轉運使欲舉劾民輒先
期輸納有兵卒將乘燕爲亂密設方略擒付獄治

迨夕燕散坐客不知也餘詳宋史本傳

知信州事侯公臨

字敦夫以水官出守信州議鑿新河以避浮山之險文忠開河事狀謂此河非臨不成乞專差監督此役故詩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看浮山如累塊也

通判杭州事魯公有開

字元翰宗道從子以蔭入官知南康軍代還富弼薦之召對新法乖安石意出判杭州詳宋史循吏傳

通判杭州事楊公蟠

字公濟章安人杭州貫舉進士元祐中通判杭州
臨民寬和豈弟與文忠唱和尤密遷溫州民愛之
若父母後知壽州卒詳宋史文苑傳

通判杭州事秦公觀

字少遊一字太虛高郵人第進士文忠以賢良方
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紹聖初由國史院編修官
出爲杭州通判責監處州稅

通判杭州事梅公灝

字子明吳郡人自館閣求便養親授杭州通判文

忠嘗以文登石令遺其父

通判杭州事袁公穀

字公濟鄞縣人試秩館職首薦倅杭時文忠多與
唱和又除夜庭事蕭然三圍皆空乃同僚之力呈
公濟子侔二通守詩

杭州司法參軍毛公滂

字澤民江山人爲法曹掾初未爲文忠所知旣辭
去公見其小詞甚擊賞亟追還之遂相莫逆後爲
武康令

知錢塘縣事周公邠

字開祖錢塘人累官朝請大夫輕車都尉文忠集
中唱酬尤密後通判壽春見樂城告辭

知錢塘縣事關公景仁

字子開

一作彥開

錢塘人嘉祐四年進士

知仁和縣事徐公璫

字全父爲仁和時文忠嘗與坐雙檜堂指雙檜有
二疏大老之對詳春渚紀聞

知仁和縣事黃公僕

邑里未詳文忠請開河六條狀臣遣通直郎知仁
和縣事黃某相度可否以月日興工開導及作堰

聞備完六井

知臨安縣事蘇公舜舉

字世茂與文忠同年詳詩案

知於潛縣事刁公璠

邑里未詳與文忠同年熙寧中爲於潛令嘗建野
翁亭公爲賦詩咸淳臨安志今與東坡並祀于浮
溪之上

知於潛縣事毛公國華

字君寶衢州人文忠捕蝗至其邑蝗不入境後人
作三賢祠合文忠刁璠並祀

知新城縣事晁公端友

字君陳鉅野人以進士爲新城令與文忠游從酬唱者數載公序端友遺集以爲君子人也

主簿監杭州稅蘇公堅

字伯固潤州人時爲臨濮主簿監杭州在城商稅創議開浚鹽橋茆山二河文忠乞濟備救飢狀臣昨日得監稅蘇某報杭州日糶米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

云

錢塘縣尉許公敦仁

邑里未詳文忠請開河六條狀會錢塘縣尉許某

建議衆僉謂允當故公詩云坐陳三策本人謀也
仁和縣主簿秦公觀

字少章觀弟元祐六年進士公出知杭州少章來
從學黃山谷有送少章從蘇公餘杭詩嘗主仁和
簿淮海有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詩

餘杭縣尉孔公文仲

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調餘杭尉廉介自守不事
干謁轉台州推官范鎮薦舉對策忤安石啟罷故
官過杭與文忠唱和詳詩案及宋史本傳

於潛縣尉方公武

字里未詳文忠有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詩按咸
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同毛君寶方君
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寺畱題

右擬從祀諸賢凡三十有四人並文忠前後宦
杭時同僚參佐或用政事相諮或以詩文酬唱
其人品學行皆灼然可信者謂以祔祀甚宜至
若林希之披猖李杞之刻覈集中雖屢有唱和
豈堪復忝祖桓故不具列統惟門下裁管

追立後議

追立後議何爲而作也以綿祀也綿祀而曰追何也世

遠代隔祀絕人遷故追爲之議以補當日之闕典也補之禮與是不得已也猶之乎稅服也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亦禮也蓋吾族有名玉樹者先世居休寧城北街之忠孝節義坊高大父之賢兄弟四明末與叔季徙家於浙之海寧及長興獨仲弟之賓公畱守祠墓弗去順治乙酉之賓公卒妣葉孺人一慟幾絕無何

大兵臨城或勸孺人他徙孺人泣曰吾不幸喪所天今復遭此未亡人將安適歸乎計惟從良人於地下乃密置藥不托中泊城破遂死焉時年二十有六事具趙吉士徽州府志及廖騰奎休寧縣志

國朝旣旌其廬順治己丑邑令翁人龍復題冰操玉潔
額揭諸祠堂之賓公故無子而是時適丁喪亂播遷竟
未有爲之後者因循至於今已閱五世予以乾隆甲午
春省墓歸休寧特至萬寧門外求忠孝節義坊所創支
祠登其堂翁令之額猶存而之賓公暨葉孺人主不得
徧索之塵翳中有一主傾圯龕側亟拂拭觀之則正其
主也叩之守祠曰是無後之主予不禁爲之盡然乃按
其昭穆重進之龕且屬其本支之老廷機時爲護視無
使抱若敖之痛自是常往來於心迄今又十餘年聞廷
機已死不知龕中主猶無恙否也從來嫡子當後庶子

有可以無後此特言其常耳至有非常之偉績懿行則當隨其輕重爲之斟酌變通是以童汪錡之死夫子以爲能執干戈衛社稷雖弗殤也可今孺人一弱女子慷慨激烈有偉丈夫所不能及者雖在朝廷猶加褒卹以爲世勸而爲之後人反可漠置之乎於是予還海昌卽與玉樹謀之考其家乘蓋自之賓公而下玉樹而上當立後而未立者凡四世遂爲議曰之賓公者惟寬公之次子也無子當以兄之賢長子麟兆嗣麟兆無子以弟麟祥長子浩成嗣浩成無子以弟浩郊次子霞嗣霞無子以兄霽第三子玉琛嗣自之賓公至浩成三世皆

不容無嗣者惟霞未冠娶可以無嗣今以上繼三世之祀是以亦爲立後此所謂禮以義起也或謂霞死未及冠是殤服也爲殤立後可乎曰是不得已而從權亦未始不可也往錢塘趙稷有二子長子光曾未冠而殤次子炳先爲稷兄後其友杭先生世駿素稔於禮經者教以光曾之主附於王父俟炳生子則以嗣之爲作立後議今爲霞立後又何不可之有又雜記云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氏以爲尊神不名爲之造字今爲霞造字曰絳天亦用杭先生字趙殤例也玉樹字芝庭杭府庠生霽之長子賢而好禮旣從予酌定立後之宜

將吉錫行事予因復撫顛末作追立後讓一篇俾附於家乘之後且卽以告於之賓公葉孺人之靈庶九原有知亦可以少慰也夫謹議

議禮之作莫盛於六朝自唐以下大家皆僅見也此文推禮本意斟酌人情於敘事簡要之中愈覺經術湛深之妙邇來鉅手惟王遮山樵能之設置諸堯峰文鈔亦何以辨之乎

松鶴周春跋

周虎罇說

予得周虎罇一上有虎鈕度以建初銅尺高一尺六寸六分上逕長一尺廣八寸五分下口徑長七寸廣六寸

二分重今廣法一十二斤鐔面右一魚左一弓一戈上
十字一下宜字一宜下剝落疑有闕文皆陽文青綠極
深厚其聲清遠昔人謂鐔卽鐔于予別有辨周禮地官
鼓人以金鐔和鼓釋者謂虎陽獸魚陰類取陰陽和鳴
之義今此右有魚而左列弓及戈形記曰諸侯賜弓矢
然後得專征伐又作立戈形皆子孫孝享其祖考而銘
其功德于斯器者也上有十字鐔以和鼓非一器如黃
伯思東觀餘論漢金鐔說謂此器本六陳祥道禮書謂
宋太常樂設金鐔十有二今此鐔亦當第十也下有宜
字下闕文當爲子孫字自宋以來鐘鼎款識等書載周

鐫頗少惟宣和博古圖列鐫一十有九爲獨多然皆無銘字此鐫出後宣和六七百年而又有銘字不尤可寶也哉

國山圖說

荆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巖隱曜歛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岳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間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峯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竦逼霄半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爲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厦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竚然深黝非東蘊不能窮也其下爲大水洞俯視若累榭飛厓隋舉

翠壁無堦惟南一逕梯空可下洞口稍隘于乾洞而怪石森竦鍾乳四垂復有仙田丹竈諸奇前臨澄潭深不見底納諸澗之匯合流入洞直貫山腹而出于小水洞沿沱溯湊聲伴雷震曲從善權寺傍經松逕而南出祝陵以合于章溪之流善權寺居小水洞南其中古迹皆燬于火寺後爲碧鮮巖巖左石臺荒蘚凝漬疑卽碧鮮庵之故址巨刻猶存里俗承傳以爲祝英臺洗妝所矣林水翳蒼至爲夔絕攀嶺而登道善權之背俯見平山迤邐迴環綿亘于雙橋之許是曰董山則封禪碑存焉又東百武一童阜出沒雲松間宛蒼兕之蹲當卽吳志

所云大石自立者山之人謂石常有神犯之不祥故得免斤斧之伐昔皓旣封國山而碑乃樹于董山之表者殆以大石自立在此山也彼其昏虐侈罔固不足言然斯迹今經千七百年而無毀豈果山之靈有以嘿爲之相與予旣作碑攷復隳括爲圖系之以說冀與好古共訂之知視巖山之三段差有別焉

說龍

湖州軋村地濱太湖村民蔣某世業屠日殺豕無算室傍小池昔歲秋有蒼龍下取池水水穢惡龍不能升旋隕于蔣戶外碌礪場時日方過午照耀鱗甲之而纖屑

無所隱體長可四五丈圍數抱首長三尺餘廣稱之額
傍兩肉角兩耳皆不甚森竦雙目閃閃作黃金色鼻準
尤隆口左右髭各一長四五寸頰下垂髯數十莖長倍
于髭皆潔白如玉鱗蒼黑白相間尾如鯉微赤初墜時
劃然有聲旣而宛轉蹲踣仰望天咫終莫能階場前有
照壁一龍力倦則延頸于壁上暴其顙狀頗惶困或奮
然怒吼深其爪出其目騰起數十丈激屋瓦飛舞若燕
雀顧四表赤日杲杲了乏雲意遠近聚矚無慮數千百
人咸惕息莫敢誰何度一時有餘仿佛蒼煙一縷起自
天際下接太湖口龍卽驤首遙承以吐噓成彩霞數片

五色陸離乍遠乍近若開雉尾之扇復有青雲襯之旋
積旋重覺天宇頓涼颯然有雨意矣已而雲漸墨薄雷
殷殷忽金蛇數道奪墨雲而出霹靂轟天則龍首已不
見惟身及尾冉冉猶露雲隙一翕一張冰雹沓至急雨
若弩矢遠望太湖之水皆倒立半空龍遂挾之從東南
而去風雨既息輒村數十里中大木盡拔屋瓦若齋粉
未幾蔣屠一家病死無子遺

宋十都虞候朱記考

右朱記購自武林度以周尺得長二寸三分弱廣二寸
二分弱厚六分紐高一寸八釐長一寸三分厚半寸重

一十二兩面刻拱聖下十都虞侯朱記九字朱文篆書
背刻端拱二年四月鑄七字紐刻上字一並楷書銅質
既精而製復渾朴極有古意按宋史職官志殿前司有
都虞候分掌馬步軍在都指揮使之下秩從五品昔太
祖嘗爲周殿前都虞候卽此職也殿前諸班直有捧日
天武拱聖龍猛等軍每軍有指揮使都虞候等官而不
載員數惟宋史高瓊傳嘗從容謂上曰臣侍先朝時侍
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于遷改據此乃
十都虞候之確證而山左金石志以此十都虞候殆猶
步軍之十將將虞候錢辛楣官詹養新錄疑十都虞候

乃第十指揮使下之都虞候豈皆未之深攷與又輿服志云朱記以給京師及外處職司及諸軍將校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今準諸三司布帛尺其制適符印文雖不盡合古篆法然屈曲盤回殆是宋史所謂唐祝思言遺體刻法深而筆畫秀勁如絲故歷八百年毫無剝損漫漶視元明以來官印優劣判殊矣昔厲樊榭嘗從葫蘆井老嫗見周宣德軍節度使印求之未得深以爲悵著之論印絕句此印之成後宣德印僅三十年流傳迄今竟落余文房而山左金石志以爲朱記舊藏曲阜顏氏今贈孔氏殆皆搨本耳

與陳映千廣文書

始春在陽羨接客臘手書並冰壺洞搨本白雲洞詩花
朝旋里又得上元詩札始知權校當湖此邦自清獻陸
公後壇壝久墟一旦得大賢爲之鼓唱是皆學子深幸
矧東湖明秀甲于東南暇日登弄珠之樓跟雅山之屐
雄文逸藻與溪山相映發其興會當何如也顧某之所
以望足下者更不止此記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足下光明俊偉卓犖君子也斯土有可拯民于塗
炭之事必深所樂聞敢一爲左右陳之憶己酉歲浙西
大旱赤地千里杭嘉各屬邑之民幾爲涸魮當是時竊

聞平湖有虹橋堰者去三泖甚近決其口則鹽寧諸邑
並可霑濡而資灌溉欲直走平湖告當事以蘇此億萬
生靈息而赤日燔如憂惶遭疾跬步不能前徬徨者彌
月忽見傍近支流稍稍可棹舩天未嘗雨也詢諸遠
邇始知虹橋堰已啟爲之狂喜而又恨事之不早也設
先月餘則近邑田廬或尚有薄秋之望豈又所謂幸中
之不幸乎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之事之師昔足下在敝
州適逢旱旱每日徒步齋壇爲民請命焦膚繭足所不
辭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訓茲土聞虹橋堰去治厓
一舍宜親履其地審度形勢與當事及邑紳之賢者悉

心籌畫廣庀石材修其牖口更集曉事父老咨詢尅水痕石柱以爲準至第幾痕則水可至某邑第幾痕可至某邑卽爲一記刊石牖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衝決以阻撓吏胥不能執奇貨以要索豈非百世之永賴哉昔西門豹引漳水十二渠爲堰以灌鄴田賀蘭祥修造富平堰引水洛中民享其利史書其績今足下仕平湖修海牖以救浙西諸郡功不在昔賢下矣他日舉最入都

聖天子問東南水利卽以此爲嘉謨嘉猷之首其誰曰不然某材識婣鄙偶爾一得輒思效區區蒞曝之獻惟

足下更進而教之幸甚

荅翁覃溪祕閣書

往秋辱賜手書暨國山碑歌古銅戈說並於今春三月
領到拙著國山碑考草稿一編多所匡益且寵之以長
歌誦至再三欣感彌日使此編得附祥符之後以傳皆
出自閣下之賜矣國山圖後初意別作四面碑圖縮本
據今日見存字畫載之釋文之字凡舊本所有而今莫
辨者每字外作方圍以爲別識庶幾眉目稍清至若
受祗筵筵字篆法洵乎可疑頃淵如疑當作認謂卽
字則與荆溪外紀作棟特古今字之不同耳末後二行

中書中字與第四十行陰字齊下所書書字與惻字齊
第二行刻工刻字與第四十行德字齊下叔字與喁字
齊前此搨本二行偶爲搨人所遺當續搨足本奉寄也
自來釋戈者多不明其爲衡出之兵其誤始于賈氏之
疏攷工黃長睿之辨足正諸家之失尊說誠當矣然竊
觀長睿之釋內曰胡之旁有可以接祕之跡者所謂內
也似終不及尊說與易疇孝廉所辨之暢也閤下之辨
先鄭云援直刃也猶言其刃外揚耳此最得精義書曰
執戈上刃上與尚本通如上賢士貴之類上刃云者猶
言其援外向耳其援外向則在裏者非內而何閤下又

云鄭氏本不誤此亦信然按治氏注云戈句兵也曰句兵則衡出啄人之勢已在其中況雞鳴擁頸之喻皆確不可易又曰內長則援短內短則援長是康成于內胡援之制了然胸中顧齋先生所謂見而知之者後儒以其是兵器且非習見故所言率多譌舛近見新搗郭巨墓石刻畫像所繪戈形皆援上胡下與三禮圖等略同此不知何時人所爲證以諸公之說恐其誤又不待辨矣客臘始與易田孝廉晤于武林並攜舊藏二戈質之至敵之造戟易田亦定以爲造字則芊子戈之寢字倘亦因此而悟彼耶某學殖嬖陋輒以拘墟之見累瀆清

嚴惟閣下更教所不逮幸何如之

與秦小峴廉使書

今月上澣拜手書並蘇祠從祀記循誦至再見閣下虛衷集益斟酌古今期必于至當茲不自揣復輯蘇祠從祀諸賢攷略一卷以推廣閣下褒揚前哲至意未識有當否淮海先生祠由龍井移建望湖樓下俾兩賢俎豆比德交輝允協千秋典憲卽日想爰度經營尅期可落成矣嘗聞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以得行其志爲樂閣下蒞浙數載無日不切切以閭閻疾苦爲已事今茲司臬凡沈冤滯獄得荷平反昭雪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

知凡幾乃閣下述懷詩猶以多繡無補爲自嫌者閣下
之用心何其厚也頃偶讀王猷定軫石文見浙江按察
司獄記一篇其縷述諸慘有非仁人君子所忍聞者敢
撫其厓略以獻于左右倘亦野老負暄之意歟記曰浙
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
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
繫獄久之得釋爲予言天下之獄未有慘于此者人初
入牢頭例索賄謂之常例錢金多者處淨室或自構精
舍以居否則置一獄曰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溼覆以
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

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襪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逕黝黑盤曲深窅突有石門犴狴守焉門堅重啟之聲如吼陰風颭颭自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旣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勾櫟白晝鬼烏烏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猷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稚卽山陰朱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觀察任浙臬猷定爲此記貽之宋公之能用與否不可知閣下文章政事視宋公不翅過之遠甚願更援此記試求之于

今或更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跡立爲剗除淨盡俾陰燐毒霧悉化爲和靄春風則臯陶之祀或有時而闕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頌之無斁矣謹上不宣

愚谷文存卷之九

愚谷文存卷之十

海寧 吳 騫 槎客

陶徵士像贊

峩峩彭澤致美璿玉八儒尚賢五柳自目賦辭歸來恥
殉微祿慨矣寤歎念茲邦族西山食薇東籬采菊述酒
之篇同工異曲

高菊澗處士像贊

彭城之學萃于先生奕世載德遑噩儒英素跡雲騫高
情霞卷菊澗千秋流芳可撻

堵牧遊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據烏皮而不釋者豈澤書之遺經耶幕天席地袖手而無言者豈欲搢東南半壁之青冥耶炯炯雙眸儼乎熟計而深籌者豈將降李赤心百萬之兵耶奈何身膏原野渡河頻呼徒聞嗚嗚之牧笛上下而求溯夫蒼梧帝子之靈耶

震澤三賢祠圖贊

并序

震澤三賢祠舊祀宋儒王公蘋陳公長方楊公邦弼數百年來幾更興替今祠亦罕有過而問之者仁和魏叔子鉞偶得斯冊已散佚不全慨念先儒傳道之功衣被東南學有甚大而文獻

零落爲之搯攬因屬予重作三賢祠圖以補葺
中舍子舒舊圖之佚予嘗讀宋施彥執先生北
窗炙輠錄載王陳二公及廷先施公緒言餘論
皆足裨伊雒淵源所未及私心鄉往彥執吾鄉
先達也然則爲之補圖者雖不工畫亦烏得而
辭焉寫旣成爰係以贊曰

周程旣沒朱張未興苟微斯賢吾道奚徵七旬立侍不
遷血氣猗與先生連爾高第笠澤之湄吳淞之澍古柏
已薪孰桓孰祖圖繪有祠澗溪有毛豈惟千秋媲美三
高

鄭端簡公甲冑贊

并序

歲庚申閏夏客遊武原過鄭羹和茂才出其先
尚書端簡先生甲冑各一見眎按公在明世廟
朝以兵部協理戎政屢殄倭寇斯殆其當時躬
擐者歟甲長三尺餘長領無釵制類世之霞帔
自肩以下鐵葉鱗次琤琮有聲裾垂綵縐長可
五寸錦緣四際中紉以纁重一十餘斤冑高六
七寸形同兜牟銳上敞下而有邊若今之帽簷
其頂略作觚棱內髹朱漆微剝落外仍鐵色而
不塗金疑其裝飾已殘缺不全也予試之以首

寬不及一指羹和言家世相傳公爲人恂恂文
弱如不勝衣今距公之生且三百年以甲冑度
之亦可得其髣髴云羹和屬予一言因係以贊

曰

棠夷之甲厥壽三百朱綬解紉胄貝鮮澤裁裁鄭公夙
厲戎行杖血未乾裹創爰征弊鎧殘鋆與日爭耀如彼
大弓藏之魯廟間窺遺篋雷噴電殛鎮我覲鄉島氛永
息

蕭山雙節祠圖贊

并序

蕭山雙節祠圖爲汪君龍莊二節母作也昔董

華亭嘗想象嶧山而爲圖旣成都不似嶧山或曰乃眞嶧山耳東坡居士又謂畫勿求形似某初不諳六法且足跡未至蕭山然特心慕二母之節與其子之孝不能忘懸爲斯圖竝系之贊設有以不似箴之者其敢援二公爲解乎亦姑以寫予之意焉耳

霜筠雪柏競節比貞猗與二母千載英靈綽楔崢嶸蕭然之下誰其尸之洗爵奠尊朝棟雲飛夕樹烏啼當年寡鵠何枝可依經營意匠無聲之聽孝子永懷予烏能命

鑿龔銘

既障我目復延我視以蔽爲明乃目之恥

龔視農畫菜硯銘

味菜根耕石田庶幾與子無饑年

半月硯銘

太陰魄蟄半蝕利守黑

竹節硯銘

抱西山節剖南山符非虎非魚可以調竹下書堂之書

英石硯山銘

形類鶴

丹山有穴實惟鳳藪九鵬一鷗夫豈石友

折角硯銘

端巖孕靈匠石施剡滋沆瀣之露霖蔽雲霞以舒斂埃
時而用亮無嫌于五鹿之張韞櫝而藏亦奚損夫夷陵
之貶

鏡硯銘

青鵲背黃龍肪長相思發文光

斷竹硯銘爲祝誦芬作

竹雖斷節不渝汪汪止水長畱寫視子之遺書

星月菩提硯銘

粲星月眼觀佛頭態葉抽藥先香湛雲外卷入薇垣舒

彌天界如是我文千劫不壞

鸛鵒硯銘

陳目耕硯
茶孝藏

鸛鵒鸛鵒龍唇雁足浴乎鳳池藏之瑞竹此免牀氏之
石友目耕子之美菜

陳根修印牀銘

夾而不搖乃可奏刀金薤琳琅如圭如璋藉曰朱工載
寢之牀

陳鳴遠天雞沙壺銘

皇媧煉色童春審收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左
挈右提印須紅友其樂如泥

張季勤藏石林中人砂壺屬銘其槓

渾渾者陶之始舍則藏吾與爾中流一壺千金直石林人遺季勤得子孫寶之永無忒

婺源令馮君傳

君諱大山字維嶽五峰其號姓馮氏海寧人也六世祖九臯由赭山徙邑東園花里考諱世瑜世業儒君自幼資稟穎異狀魁奇卓犖有成人之度年十五經史百家言罔不畢究二十四補學官弟子旋餽於庠學使馬公豫講學類宮君條荅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公心異之相與辨難至日昃始罷旣而延之使署引爲忘年交君

性素方正自講經譚藝外未嘗干以私公益加敬禮舉
雍正己酉鄉試庚戌成進士發江南頭等試用赴江蘇
未卅月奉委清查各屬積欠及賑高郵飢竝以幹濟稱
會當迴避兩江總督尹公繼善知君才請改上江宣城
令適境大旱潔齊致禱竟致甘霖歲有秋政尚廉明惠
威兼施胥吏不能因緣爲奸無何以越獄呈誤落職時
因公出例子限一年有大吏缺望於君不待期登之自
簡君了無愠色曰自我得之我失之又奚慊焉遂畱宣
協緝雖去官視赤子痾癢疾苦惻然若切于已上官遇
有疑難亦往往就訪君傾意竭忱苟可爲斯民興利除

害者無所辭避宜舊有典賣軍田民戶於常賦外畝輸
幫貼贍運三分雍正七年奉文飭禁衛田私典者咸令
贖還時本府以民業軍田爲日既久且多冢墓室廬不
無紛擾議於幫贍外再加津貼三分允行立碑追十一
年邑監生吳某以不願津貼爲辭糾衆鼓譟毀其碑一
邑騷然市門晝閉上官聞變將窮治之又恐激成大獄
舉張皇莫知所措江藩李公素知君密札致詢君爲宛
曲調劑罪止其首脅從者槩予末減事平全活不下數
千人畱宣三歲以暇日教授生徒士遊其門者甚衆若
梅理梅立本駱大俊楊廷梅予援皆連掇科第一時

人文稱極盛云去宣日老稚攜壺漿攀轅泣送馬首幾
爲不前乾隆己未復任歙之婺源縣未幾以勞卒於官
其治婺壹如在宣時邑故瘠土壤有五嶺質成者踰越
嶮阻動需時日兩造具備復多守候之苦君下車昕夕
視事斷決如流滯牘一空大障山有虎屢傷人列任不
能捕君親率從騎往遇虎令直前搏之瑟縮若服罪狀
竟禽以歸自是四境無虎患道路頌神君焉聽獄一以
理斷屏絕私謁汪氏爲邑豪族有朱生貧士也聘于時
汪慕女色強委禽焉母利其財兩袒之朱訟於官前令
皆庇汪連年不決君閱卷卽日追問汪族有爲君房考

者乘間爲之緩頰且啗以利君正色曰某承命守茲土
惟知奉法盡公上不負吾君卽所以報吾師也他非敢
聞命卒判於朱歲舉童子試拔董生文炎爲案首未及
院試而卒次名張圖南請改冊爲案首君愀然謂董半
生力學未博一矜今骨肉未寒遽削其名吾弗忍也謝
卻之院試圖南竟不錄然感君居心之厚益奮志勵學
甲子領鄉薦歷宰桐廬秀水二邑擢杭州西海防同知
猶時遣人存問君家不絕其至誠感人類如此卒之日
室無長物篋無整衣士民哀思祀之名宦祠君性純孝
奉母馬孺人竭盡色養在官日雖公事鞅掌不少違晨

昏之節所至振興文教到婺卽脩紫陽夫子祠邑儒江
慎脩永績學通經著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流傳未廣君
手爲譌序并繕錄一部進上而別鈔其副藏于家蓋其
吏治原本經術故多卓然可觀非僅以刀筆從事爲能
者也

論曰竊自舞勺之歲側聞長老言鄉先輩以循卓著者
必舉君爲稱首頃與君孫念祖交迺益悉君之生平念
祖手行狀句爲之傳竊惟馮氏在漢世門材爲最盛若
左將軍奉世以治春秋起家其子野王立俱通經爲良
吏所謂大馮君小馮君者當時播諸謳頌君可云克紹

家風矣惜乎歷仕日淺不獲盡其所施爲之搢攬若圖南聞一言之善至于終身不忘竝可著爲世勸云

周耕厓孝廉傳

吾友周君耕厓之喪予走哭諸寢門旣卒哭其孤勦慙勦常排公行事衰經踵門泣以家傳爲請予辱君之知而勦常又吾兄女之夫也悉君爲較詳其敢以不文辭君諱廣業字勤補別字耕厓姓周氏宋儒元公之後南渡初太常公嗣源從濟南扈蹕居錢塘七傳至職方郎中宣闔門殉德祐之難遺孤肇允遁跡海寧之洛塘遂家焉七世祖甸爲王文成公高弟著書傳世六世祖啟

祥隆慶戊辰進士仕廣州知府崇祀鄉賢名宦五世祖
明輔天啟中以文學舉賢良方正祖諱奕考諱璟竝舉
孝廉不仕君生而穎異試啼有英聲父名之曰靈根初
入小學卽能通訓詁辨音切讀書數行竝下長老咸以
令器目之性端重不事童游蚤歲慈父見背哀毀如成
人母憂孺人甫四旬弟成業才六歲君力持門戶上奉
孀母下撫幼弟雖從學于外而甘旨衣食無稍乏闕弱
冠卽家授徒以供饘粥從游者頗衆于是益尅苦自勵
祁寒酷暑無間昕夕年二十二受知于學使翠庭雷公
補博士弟子又與同邑祝人齋朱菡庵兩先生講學纂

禮雅見推重爲人謹厚方正恥事竿牘以故屢困于場
屋乾隆戊子闈卷已刻魁旋以疑抑置副車厥後僂得
僂失迨癸卯始登賢能之書則君年已五十有四矣偕
計吏北上又累紉于禮部然長安貴人皆稔君名爭欲
致之門下君終不肯詘首降志與時俗爲進退旅食潞
河數載落落無所遇合予間寄以詩卽幡然戒裝作歸
計青衫席帽策蹇渡蘆溝自是杜門卻軌壹意著述不
復再謁春明矣于書無所不窺凡十四經二十四史以
及九流百氏靡不邇流討源鉤沈索隱晚尤注意于孟
子嘗謂搜討經史涉獵子流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

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注家盛于
宋後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
鄭劉綦母之注亦攷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
義言之則如爵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
異甚多見于注疏可攷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
迄今五經通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寧雜用
緯書而終不一及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尚書序
之缺而竹書世本史記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
編並削其年悅孔子者七十子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
語之疎而石室圖古史以及嘉靖祀典闕里志未聞與

列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陸嘉才翼孟辨蒼
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韙其說路史發揮舜冢辨亦
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作更有
與閻百詩論舜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雖指得其詳
葵邱板築之讐言正楊舉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
次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俞廷椿之解環攻無
論也然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未甚害可槩闕
如惟紀年卜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
目一誤則無所不誤雖欲畜疑不可得也于是覃思竭
慮作出處時地攷合前爲孟子四攷書成極爲大興朱

石君中丞南匯吳白華侍郎所擊節爲序而行之一時
紙貴嗟乎昔太史公言孟子倦游于齊梁退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作孟子七篇以述仲尼之意君于此豈亦有
槩于中與中丞時方撫皖辟爲桐汭復初書院山長桐
汭僻在山陬自鄒文莊講學以來人文科第寥落不
及他郡君所至執經問業戶外之屨恒滿主講席自壬
子至甲寅甫三載人材蔚興科名特盛而君所最賞識
者陳科竟以第一人領解爲數百年來所僅有州人莫
不頌君之陶淑而服其藻鑑之精至今有尸祝之者廣
德州志數十年不脩慨然以自任網羅蒐討不遺餘力

踰年告成詳審精覈視近時州郡諸志罕有出其右者
平日敦本樂善孝友睦婣重然諾輕財賄喪葬祭祀必
竭誠盡禮族祖孝廉宗彝與兄啟琦明末闔門殉難乾
隆丙午奉 旨編入勝朝殉節諸臣錄君約同人告諸
當事與祝公淵俞公元良等竝祀于忠義祠族祖文煜
順治中以進士仕黔陽令全家死陳友龍之難例得
旌卹君竭力訪求當嗣者扶助之代爲請襲其勇于爲
義皆此類也生平纂述凡二十餘種已刊行世者孟子
四攷文昌通紀關帝徵信編重脩廣德州志未刻者讀
易纂略讀相臺五經隨筆經史避名彙攷季漢官爵攷

寧志餘聞補注馬總意林動植小志循陔纂聞三餘摭
錄時還讀我書錄目治偶鈔兩浙地名錄冬集紀程過
夏雜錄四部寓眼錄古文紀序蓬廬詩文鈔制義等藏
于家君子意林寢饋不離南北舟車輒載以自隨間爲
人借刻亦置而不問其襟懷豁達又如此云生雍正庚
戌十一月十二日卒嘉慶戊午正月初一日年六十有
九

朱節母趙孺人傳

孺人姓趙氏仁和人也祖承燾雲南順寧府知府考筠
候補州同知家世清門少而婉孌通書史父母絕鍾愛

之相攸得海寧朱聲處之甥館聲卓犖有雋才弱冠舉
雍正己酉孝廉成婚甫半歲以暑疾卒家故赤貧孺人
茹荼拮据藉紡紉養孀姑以孝聞有遺腹子曰兆琦始
能言卽手書孝經授之平時教督絕不事姑息有丸熊
畫荻之風兆琦亦克苦向學爲諸生餽于庠屢困棘闈
鬱鬱不得志以死時孺人已開八袞矣慟絕幾不欲生
顧朱氏門戶單弱僅一孫未毀齒乃強視息以撫之凡
昔之所以含辛茹蘖以教其子者更復用以教孫青燈
白髮四壁蕭然恒至丙夜書聲與淚痕相併聞者莫不
爲之酸感孺人夙工韻語其咏芙蕖詩云雅豔非無匹

芳姿與衆齊祇緣花謝後著水不沾泥又咏缺月云誰
言三五圓光好究恐清光不在圓今夜半圭流素彩依
然皎潔滿中天其矚然之志蓋如此

吳騫曰予少不及見朱孝廉惟耳孺人之名心竊識之
殆與兆琦交每述其母氏之劬勞未嘗不涕泗交頤也
句爲之傳者數矣予未及爲而兆琦死迄今已數年念
諾責不可負爰爲述其大端庶慰寒泉之思于地下自
來傳列女者竝稱孟陶蓋二母之名得令子而益彰若
孺人者早喪所天晚哭其子嗚呼一何重不幸也然而
貞松挺姿不以霜雪之嚴而改其性良玉抱潔不以烈

火之猛而變其色語曰士窮乃見節義吾于節母乎見之矣

馬母朱孺人傳

孺人姓朱氏海鹽豐山人明御史雲南巡按秦禎六世孫也父太學仲謀諱權孺人幼而端淑嫻內則通書史及笄適倂浦侯選州同知馬君中驥郡伯初郡伯父墨麟先生與仲謀同硯席以詩文唱和結六子社意尤相得因指腹爲婚仲謀早世家亦中落故墨麟哭仲謀詩有天荒地老要言在酸鼻左家嬌女詩之句蓋謂是也墨麟旋舉康熙辛丑進士累官兵科給事中擢四川建

昌道時孺人昏數載矣侍姑入蜀崎嶇數千里跋履山川不違晨昏之節人稱其孝居久之墨麟解職赴部遂歸泱歲郡伯遭疾卒孤之炎甫四齡孺人提攜撫育疊遭堂上之喪兼禦同室之侮艱辛備歷迨之炎長使循例謁選得山西樂平尉孺人仍里居教養諸孫每寄子書惟勉之爲清白吏勿以家貧爲念生平勤苦節儉事無鉅細一身任之臨終前一夕猶理紡車至二鼓始息旦起櫛沐整衣無疾而終時乾隆壬子十一月十九日也生康熙乙未十二月初三日壽七十有八例贈安人孺人性溫柔明恕有識量郡伯少頗嗜博奕嘗負累數

百緡無所措孺人廉知之斂容泣諫旋斥環瑱爲償其
逋郡伯亦感悔終其身不近博局遇事知大體治家整
肅而馭下以恩中年卽長齋不御葷酒蒿簪布裙屏去
華飾教諸孫皆以義方家孫鈞嘗主予家予得人間罕
覩書輒屬爲傳錄他日孺人泣謂曰自吾爲汝家婦十
年稱未亡人四十年含辛集蓼百毒備嘗而志終不移
以先人清節恐貽地下羞今老矣盍請吳先生作一傳
吾待是蓋棺可乎鈞以孺人精力不殊少壯何遽出不
詳語逡巡不予告也嗟乎傳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殆
孺人之謂矣爰追述其端緒且系以論曰

昔人有言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墨麟先生用清直迂
上官賴

天子明聖得復原秩當是時墨麟之名聞于天下洎乎
身沒家乏中人之產室有嫠居之婦何其困也孺人一
弱女子搢拄外內者垂數十年期不隕其家聲以爲鄉
黨羞豈非清德之終不可泯而天特假賢婦以報之與
吾故備述孺人之言以備女史箴且爲廉吏勸云

陳節母呂孺人傳

陳節母呂孺人其先歙縣人也六世祖某始徙宜興孺
人生而端淑年十九歸陳子中夏陳爲宋密學古靈先

生之裔古靈嘗守毘陵有墳刹善卷山中卒遂葬宜興
後嗣散處邑中至今族猶蕃中夏幼業儒家貧無恒產
親操井汲有無甌勉結襦方六載良人染瘵不起瀕危
顧孺人而泣老親弱息重以累卿孺人亦泣曰是命也
亦吾分也所不竭力奉君親撫孤弱者有如皎日追稱
未亡人家徒壁立上奉翁姑下撫一子一女惟藉十指
所入以供朝夕戚黨見其少年或有異議孺人微聞之
輒慟哭絕食誓死不易節人亦感動無敢復言舅老病
驚醫辭不治孺人憂惶計無復之泣禱于天割臂肉和
糜以進舅已昏瞑忽甦謂曰數已定何自苦爲然以汝

誠得三日生屆期而逝姑晚患癰疾在牀蓐踰年凡視湯液謹抑搔惟孺人是賴他子婦皆莫及姑歿哀毀骨立既畢喪希曾又天孺人仰天拊膺曰嗚呼何我生之不久辰也乃復撫二稚孫提攜誨篤其操勞竭蹶更倍于疇曩甫能成立孺人已心力交瘁矣一旦呼孫輩前誨之曰身爲而家婦五十年殮冰茹蘖僅了婦責而今而後庶可見亡人地下若曹其勉修前業毋隳先人清德之遺於是處決家事纖悉既畢怡然含笑而逝時乾隆丙午月日也壽七十孺人幼知書能默誦女訓性慈愛輕財利樂施予尤明大義翁晚舉二子無所得乳則割

已子之乳而哺之希曾嘗拾得遺契三十緡歸以告孺人曰吾聞无妄之福得之不祥亟令訪其人而還之蓋義方之訓多類此

論曰婦德莫重于節然而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又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者以爲節須得中爲節過苦傷于刻薄其道困窮不可復正方中夏旣死家日益困浮言繁興之日孺人何難一死以明志不知一門衰弱將焉所託獨能忍死須臾以踐前諾非所謂苦節不可貞與每見世操觚家聞人間有奇節異行奮筆紀述無甚奇異則罕有過而問者宜乎斯人之多不傳也孺人

歿迄今且二十年其孫經既錄其苦節願當事請旌
於朝復手行狀遍乞知好銘誄以表章之噫孺人之垂
休不於經而益劬哉

戴荆山張金元合傳

戴荆山海寧人也縫衣爲生事親以孝稱嘉慶甲子秋
母老病膈徧藥罔効粒米不納者已二十晝夜荆山惶
迫無措徒步數十里至邑城隍廟泣禱請減已算以益
母壽歸家卽剖臂肉煮以進母氣息纔屬服之膈頓爽
遂霍然起食飲如平時踰年以他疾卒張金元寶山人
僑居廣陵爲牛馬走有兄工治庖兄弟合力以養父母

甲子五月兄以醉酒跌足傷外腎垂死醫莫能療金元憂窘繞室走一夜潛引佩刀刳股以救之倉卒誤割其腕得肉一臠如羊胛遂瀹以飼焉兄疾旋瘳至今無恙是二人者予皆親見而目驗之荆山癰痕在兩臂金元在左腕後醫所謂寸關之地二人皆少年也

論曰太虛無朕至道元默然天人感應之理惟孝爲至速如周子隱以母疾而產甘草阮孝緒以母疾而得人啣載在前紀者尤指不勝屈至刳股療親先儒著髮膚之誠矧爲孔懷而傷遺體乎顧世道日趨于漓彼小民一時惶急不忍坐視其親若兄之死出于至誠惻怛萬

不得已之苦心庸詎非天理民彝之極則與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斯二人之謂矣

先考行略

先考府君諱璩中字曰心安姓吳氏別號愚齋先世爲徽州休寧縣人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左臺公三十有三傳至府君之曾大父達字公諱萬鍾始由休徙家海寧之長平鄉大父爾鳴公諱應鶴考玉方公諱奇慶母蕭孺人生二子長府君次臨庵公諱璩丰府君生而岐嶷弱齡有成人之度讀書過目成誦伯父誠庵公少受業秦谿何商隱先生之門以績學行孝著稱間邨府君

常侍側應對進退無失禮公雅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
爲人誠謹內行修非聖之書未嘗寓目聞人談忠孝節
義事終日忘倦稍涉邪僻則塞耳閉目趨而避之性至
孝事玉方公蕭孺人先意承志凡晨昏定省甘膳之奉
自吾母外初未假手他人稍不豫輒涕泣不食玉方公
晚得風疾沈綿數載府君經營藥石殫竭心髓聞有良
醫雖千里外誓必延致侍護常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至
於委頓血溢不自恤也執喪哀毀幾至滅性殯葬一遵
家禮而於厚終之道講論尤精居喪三載日取何商隱
先生闡註灰格葬法及仁和應潛齋先生增定家禮秀

水孫子麟先生讀禮要略同里陳乾初先生喪實論葬
論諸書反覆參究務斬歸於至當絕無遺憾而後已自
始喪出求墓地數年始得於雲動港之南原嘗曰吾非
效世俗覓善地爲邀福計然先賢云五害宜避而賊風
不可不謹嘗見古墓改葬有翻棺倒槨之慘其可忽諸
凡作三合土者自三晝夜至七而止府君增之至十二
晝夜躬親版築蒙履灰砂窮日累夜不少休息兼以悲
泣孺慕雙目終身致眚四時家祭祇肅將事雖遠出必
尅期而歸風雨無間也他若置墓田建丙舍報本所在
皆不顧拮据而爲之與臨菴公友愛篤摯解衣推食臨

菴公少府君五歲府君以父母愛憐少子必待臨菴公
婚然後娶臨菴公素性脫略不屑屑家人生計或以爲
諷府君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胡可強也財產服用惟臨
菴公意無少吝臨菴公兩舉子竝不育惟一女府君愛
之踰于已出臨菴公年六十疽發背而歿府君哭之慟
卽以次子嶸爲之後不幸相繼而亡府君篤念同氣撫
其遺孤未嘗不痛於心也先世嘗業浙嵯迨爾鳴公丁
明季喪亂之餘流亡折閱復喜傾財結客家坐以耗晚
年積逋累數千金債家踵相接于門公旣歿王方公益
補苴罔措居常悒悒不樂府君方弱冠目擊其艱慨然

思所以紓公之憂乃綜理前業所至輒操勝算不數年
困少蘇卽呼諸債家按籍償之子母一無所負皆歎息
欣感而去府君雖以赤手復業然輕財利而任信義最
樂周人之急施予無倦襟懷坦白不設城府或知府君
長者飾詞誑給及爲人過目代償不下千百緡初不介
意生平提挈故舊遠近仰府君以給者甚衆未嘗有德
色持已恭儉食不兼味衣無紈綺治家嚴而有禮門以
內秩如也爲不孝等擇師務訪求學行兼著之儒俾從
受業其于取友亦然設見一二非端人與處必嚴聲色
誨責不少假嘗誠不孝等曰人生窮達有命富貴在天

不假強爲學者當脩己勵行希法聖賢苟立腳一錯非特喪身家墮名節爲可憂就使貴儼金張權壓田寶吾無取焉恒嫉異端之教深爲世害而人皆溺焉弗察著不惑論以闢之略曰竊聞爲善者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邇在其身遠則及其子孫天道昭然不可誣也故先王立教以道德仁義爲本根孝弟忠信爲楨幹使人人可守世世可循其他詖詭譎怪離奇荒忽之言絕口而弗道後世去聖日遠邪說暴行其巧爲陷穽以誘人者莫若釋氏禍福之言矣況申之以輪迴之變幻地獄之折磨始有人焉自知生平罪惡雖倖逃於顯戮恐

難遁於冥誅姑爲飯僧佞佛之舉庶幾懺悔萬一繼而
愚夫愚婦轉相效尤更有愛親而不知道者從而和之
流風日熾亦有達識之士燭知其妄而重違俗議不免
隨波而逐流嗟乎獨不思爲善得善爲惡得惡顧視其
行之何如耳使爲善者處之極刑稔惡者得以賄免雖
人間貪酷吏顛倒白黑尚不至是而可以主陰府參造
化之權乎謬亦甚矣善乎唐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
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先儒司馬文
正公嘗取之眞千古之名言哉又世俗殯斂治喪多雜
以鼓樂殆亦踵吹螺唱梵之流弊歟夫喪主乎哀方搶

地呼天之際忽爲悅耳之音以移其心志是何理也昔
智悼子未葬晉君尚任鼓鐘之非況乎喪者之家親爲
斯舉悖亦極矣余幼讀儒書長承先訓深知釋老之欺
罔喪樂之非禮確不爲其所惑顧世俗相習成風致反
譏不脩佛事爲非孝不用鼓樂爲不敬此所謂可痛哭
流涕者也故特書此式示後人凡我歿後斂以時服擇
安便地數畝得埋遺骨足矣慎勿延緇黃舉音樂爲一
切無益之費違吾言者乃真不孝也設他日疾革神離
語言殊致要爲亂命亦惟以今日之言爲信時府君春
秋方四十後復作問荅一篇反覆辨難不下千言大抵

皆救俗之鍼砭也餘姚盧弓父學士讀而韙之遂著于
府君墓碣府君平居和平溫厚恂恂似不能言者至見
有不當禮事則持論侃侃義形於色故鄉黨中都奉爲
矜式府君丰儀閑暢性愛恬靜出遊遇佳山水常畱連
不能去讀一書則終身不忘飲酒至數斗不亂善吹洞
簫風晨月夕或孤舟野處興至輒作數弄悠然有遺世
之想晚歲旣苦目眚惟端居一室時時背誦秦漢唐宋
諸大家文爲子弟輩指示原流藉以送日己卯歲府君
年屆七旬特爲不孝等析箸處置家事復作治誠意致
周詳若將有遠適者未幾而風眩之疾作不孝等請急

攻之府君意淡如也既而謂不孝等曰吾非不知若等之望吾速愈也少日爾祖爲推星命壽七十有二爾祖術最神願以爲方技家不肯輕道吾徵諸他事罔弗驗以此知數之前定不可強也且人生會有盡吾年逾七十夫復何恨猶希藥石以延齡徒自苦耳迨不孝等延醫治劑再三懇請則間一勉進以慰其意閱三年卒至不起臨危神色寧靜如無病時言不及亂治命喪葬悉遵朱子家禮止作佛事及一切世俗妄費時乾隆辛巳九月初二日辰初也距生康熙庚午十月十六日辰時壽七十有二配程孺人子三霖附貢生嶸錢塘庠生出

後臨菴公早卒壽貢生女一適方文豪孫九星垣庠生
昂駒廩生出後嶸易疇太學生衡照嘉慶戊午舉人揀
選知縣乙照嘉慶丁卯舉人昌猷景崧俱霖出壽照乾
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壽賜廩生竝壽出孫女五霖出
二壽出三先妣程孺人諱長鳳候選州司馬紹夔公長
女也公諱韶世居歙縣西關里始祖富明正統中由僉
都御史參贊邊務麓川之役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子鏞
世襲新安衛千戶至公考諱允明 國初由歙徙家徽
浦遂占海鹽縣籍孺人少而端淑賢孝所居室不聞聲
歎母王太君早世撫二妹一弟恩義竝至司馬公晚坎

珂多疾思爲孺人相攸聞府君有僞才扁舟訪小桐溪
夜漏已數十刻府君方篝燈讀書聲琅琅徹戶外乃大
喜不見府君而去竟以孺人許焉未久公歿孺人經營
喪紀兼禦外侮以一身擔拄門戶艱辛備歷里黨爲之
感歎雖在竭蹶中猶先嫁二妹託孤弟于叔父然後來
歸事王方公暨蕭孺人尤極孝敬王方公晚得風眩疾
孺人謹無形之視聽歷寒暑五周如一日所居濱海多
潮患雍正甲辰秋七月淫雨海波暴溢時蕭孺人適患
腸澼甚劇府君求醫于吳左右惟孺人侍夜將半狂瀾
突至平地高數尺蕭孺人憊不能與孺人攀牀號呼水

衰雖久不事場屋暇時爲子弟輩談藝娓娓忘倦觀人
文爲之決科第論得失每多奇中長男壽照方髫齡兄
目之異于常兒始學爲文便謂下筆有排弄之氣迨丙
午名列賢書則預爲決其高下所言一一不爽壽照自
丁未春禮闈報罷居常邑邑不得志未幾連染目疾宛
轉呻吟綿冬歷夏兄憂念不寘幾廢寢食而不知己疾
之奄加也兄體故充偶感心志不寧卽爲治誠以示諸
子大略謂行年七十于世復何所戀戀惟汝兄弟長者
甫授室幼稚猶未成立二女俱在室是不能無繫慮耳
又曰凡事一稟于季父子見而解之曰兄厚德長者必

享大年斯末疾勿介懷去秋兄七十初度遍辭戚友之
祝嘏者顧筋力尚康健予心竊喜至臘月雨雪祁寒體
中稍不快今春發語漸多譎舛二月中勉就醫于吳過
射襄城下猝遇暴風舟盪而驚比歸予迎問之神色故
自若言惟連夕不寐耳予請加意靜攝且卽安兄亦頷
之迨三月九日晨起曳杖逍遙食飲行坐仍如常是夕
人定後忽嘔痰升許氣綿綿若不綴昧爽遂歿兄生于
康熙辛丑七月二十七日丑時卒于乾隆辛亥三月初
十日寅時壽七十有一配查孺人繼配錢孺人朱孺人
子男七星垣海寧州庠生錢孺人出昂駒海寧州廩生

出後介如公側室周氏出易疇太學生衡照嘉慶戊午
舉人揀選知縣乙照嘉慶丁卯舉人昌猷景崧竝朱孺
人出女二長適乾隆乙卯舉人蘇士樞朱孺人出次適
邑庠生周勳常周氏出所著有拙巢詩文稿若干卷

弟騫曰予少性恇愚失學提攜教督兄實兼師道迄乎
衰老而無成其負吾兄爲何如也兄爲人端誠明慤尤
謹內行孜孜爲善不欲令人知少累困于童子試嘗讀
書武林有鄰女挑之拒而弗顧是秋補博士弟子迨旣
歿書齋寢室中皆時聞香氣若蘭茝馥郁氤氲經月不
歇家人莫不異之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殆兄

之謂與

亡室魏孺人家傳

室人姓魏氏行五海鹽人也考諱文灝妣許孺人方伯稚正公來孫女室人自幼性質凝靜不妄言笑未及笄許孺人見背晝夜哀泣幾喪其明依舅氏許翁樸園以長終身事舅如事父年二十三而歸于予奉舅姑克循婦道具得堂上歡吾母程太孺人以哭姑雙目成內障室人相侍尤謹每先意承志使吾母若忘其目無覩者病則視湯劑慎抑搔常衣不解帶愚齋公晚患風眩綿歷數載朝夕問安否調寒暖未嘗離左右迨二人棄養

霜露三十餘降猶時時言夢寐見之或向道某事往往而徵豈其精誠之所感歟他若處先後姑姊妹暨中外姻黨推誠致敬親疎無失德撫異母弟尤有恩予家先世居喪不修佛事平時禁婦女入寺閑游室人恪守弗渝故星姑巫姥罕及于門子女無偏愛亦不事姑息間以內秩如也視諸姪若己子故其卒也號慟皆失聲過時猶哀慕不衰素勤操作夙興夜寐不肯稍耽暇逸兼以數十年有無之黽勉婚嫁之爲累積損成衰體漸羸瘠終不自恤丁未夏五長兒壽照禮闈報罷拂暑南還意常怫鬱無何而目眚作屢治罔效室人外爲寬解而

中實憂勞不寘旋遭痲疾宛轉牀第間筋癰骨拘經冬涉夏凡六踰鷓鴣自度不起累勸予畜媵以待老疾予弗能從則悒悒不樂今年春予構得萬蒼山地預營蟄室旣葺事歸見病狀益消削因藉詞相慰行將樹梅百本謀築萬雪庵于穴側子能強起游乎愀然曰君居恒戚戚以先人墓多未建丙舍置祀田爲憂得埋骨幸矣奚暇計及此耶予深感其言至今怍怍心動也蓋其天稟肫切明于大義多類此嘗積鍼紕之餘營父母窀穸于秦駐山之麓春秋享祀躬親恪虔器具必手自整肅處家事具有條理予酷喜置書恒脫釵瑱以佐其不足

素尚節儉衣飾不慕華綺予素性卞急或有拂意雖加之詞色無怨言今夏歊陽游熾而臥室蒸陋勸移竹下書堂以逃暑固畱讓予弗允然疾益不支猶冀尋收戒節或得少蘇不意秋來又殤一孫伏枕於邑一旦執予手而言夜夢翁謂予若病亦良苦盍歸乎殆與君長別矣相對泣然自是遂不復言壹切藥餌湯飲屏絕者又幾浹旬迄于瀕危神色不變時嘉慶丙辰八月二十一日也距生于雍正辛亥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三載相莊系曰婦人之道以順爲正室人相予四十有三載相莊若賓客躬操井臼沒齒無怨尤可謂順而正矣自惟早

境之荼蓼猶冀桑榆晏息或得藉以舒一日之眉孰知其竟不然哉此皆予賦命之蹇所以累若人者不旣多乎嗚呼已而人生百歲之期故知有盡予亦何必不作漆園氏之達觀惟是墓田丙舍慷慨數言猶在于耳使予觸緒驚心抱靡涯之恨何時而得已于悲也

愚谷文存卷之十